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八目次

清正

明四

巡撫陶景熙大順 子允淳從 子允宜附

應天府通判呂伯時言

太僕寺丞張有功遜業

貴州叅政陳中孚良謨

順天尹查性甫秉彝 子志宏附

刑科都給事周孟登崑

四川左叅議韋希尹商臣

江西叅政陶長卿大年

尚寶寺丞陳石卿鯨

廣平府知府翁藉卿相

翰林侍讀學士諸大綬

鶴慶知府沈子輕南金

贛縣訓導龔希文象 弟璞附

貴州按察使劉元白玠 子附

山東巡按御史葉叔明經

雲南副使姚夢賢良弼

萊州府知府錢大行同文

廣西布政許子春應元

汝寧府知府賈名儒

四川副使孫右文枚

工部員外呂宗文穆 伯子僤祖附

太僕少卿周允直如砥

湖廣副使徐鳴川鵠 孫繼美附

吏部侍郎姚繼文弘謨

開封府知府許堪

刑部主事郁文芳蘭

刑部尚書孫斯立植

廣西副使趙子衡伊 子邢佚附

按察副使陳彥材楠

山西參議徐仲孚炳

吏部尚書嚴直甫清

刑部主事俞一清乾

按察使馮晉叔覲 子有翼孫貢附

兵科給事許貫之道卿

臨江府通判陸子任鰲

河南副使沈子進科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八目次終

兩浙名賢録卷之三十八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武原陳　梁則梁氏閲

清正

明四共六十四人

吏部尚書聞靜中淵

聞淵字靜中鄞人弘治乙丑進士授禮部主客司主事正德初劉瑾亂政裁主事員改淵刑部廣東司會部中失因淵與同舍郎當坐瑾僞陰急淵使人語之曰淵來

吾且為之地淵謝曰罪在我何敢抵權閹撓　天子法郎無罪彼其如我何卒不往同舍郎蒲伏謁瑾淵委蛇自若瑾目闖郎貌似夫子臨辱不驚固賢者卒謝罷淵於是朝士聞之皆稱闖夫子及瑾逆節著對簿大廷瑾睚眦廷中詞不服淵搦筆具獄數曰瑾僞造符璽私畜甲兵人臣無將當大逆瑾語塞遂伏誅改吏部員外郎轉考功郎中當上計時朱寧用事諸所關說無不從會吏某某賂寧幸得免太宰計未決乃私語淵二豪得寧寧能得　上郎議斥　上不從奈何淵對曰三載黜陟

官守之謂何、卽弗從、守官可也、乃竟議斥、有詔從中留之、淵益以諤諤聞、尋轉選部、益有聲、進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居三年、進應天府府尹、嘉靖初、承嘉張璁、安仁桂蕚、並以南部郎議大禮、衆侍論不合、淵獨以爲然、承嘉謁淵、幸得借淵名列疏首、淵謝不可、終不欲勸說以結主知、及張桂被召入京、詣應天請舟往、淵正色曰、君命召不俟駕、安得舟游乎、張桂自此銜淵、尋改順天府府尹、勳貴諸豪舉、皆斂手、千里稱平、晉太常寺卿、有頃進南京兵部右侍郎、薦武臣馬永等十餘冑、其後皆有塞

外功稱名將召拜刑部右侍郎歷九載始進南京刑部尚書南京獄訟故繁淵勤視爰書甚或中夜不寢諸子以爲請淵歎曰此疑獄也少年文吏深入之吾將爲之求生忽不自知其疲耳淵始以尚書就道永嘉囑曰僕往在南京刑部嘗題詩郎舍中公往願爲我勒石樹後堂淵不答其後僚屬邇至皆爲永嘉致叮嚀淵徐答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在焉淵將罪尚書安敢以相君今日故爲郎官勒石卒不許張益以此銜淵　九廟災自陳不職張擬旨策免淵　上不從改南京吏部尚書尋

後入爲刑部尚書刑部諸曹郎鮮事事率以優游相高淵至則以籍授司門籍記諸郎入令先後於是諸郎皆折節勤事淵以躬行先之日論報上十餘章無留獄進吏部尚書務正已以表庶官嘗問諸郎曰先朝太宰孰優對曰無如蹇忠定王忠肅淵曰固也耿文恪方可否事少宰從左右贊一辭文恪宜言曰天子建天官一人耳安得二天官耶宰正百官文恪近之矣諸郎退相語也淵無讓三君子云淵節儉出於天性郎退食尚書署十年着一敝冠位置有常不失尺寸朝食及日中無

加豆夕則飲水一杯家食十餘年不問諸子生產來幾
卒有司以聞 世廟輟朝三日乃贈少保諡莊簡祭葬
錄蔭部議悉從優制曰可

臨江府知府徐子淳顯

徐顯字子淳錢塘人正德十一年舉鄉試高等十五年
會試中式明年辛巳爲 世宗初策士賜進士出身授
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廣東司職理京畿訟獄號繁劇
難治顯既明察強力有執守日孜孜究心法家言踰年
大閑習所書獄詞老吏不如也由是練達刑名之學奕

奕播留都門、而顧祉以刀筆自居、折節講學、慨然慕程
明道朱晦菴之爲人、顥素倜儻不羈、高論時出人意表、
至是一變、頓爲沉默簡重、意氣雍容如也、未幾、進員外
郎、郎中、就署內建澄心亭、暇則靜修於中、無何以外艱
去服闋、仍原官、當是時蘭谿唐某爲少宰、延訪天下士、
士多推轂顥者、少宰就見顥、顥問責難於君何以謂之
難、顥對曰、君所謂可、而有否者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者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茲何容易
矣、而老生常談堯舜之道爲難矣、其難少宰悅、以顥可

任大用薦爲北禮部儀制司郎中蓋殊調也 皇上方嚮意稽古禮文之事札下春官無虛日顯咸爲草創其儀無遺謬者屬天下歲貢生候部至二百人顯爲建白聽其附試京府以廣旁求路蓋禮部歲貢生預鄉試始此顯亢厲守高公卿以下干請一切不行要在絕私交行己志尊心上業而已以嚴見憚不得久在內出爲臨江守躬勤庶政常夙興以矯游惰摘奸發伏如神明民莫敢欺達官貴人取道臨江者泊舟去府治且三十里顯雅意不游聲譽非大事弗出郭要人請託輒拒之曰

寧負權臣不負吾民又郡中貴彊之家秪崇肅穆以法不少貸治郡幾五年不遷考績行過家居兩月一疾卒年四十有二顥少時善飲酒父嘗戒之絕口不飲及鹿鳴舉辭猶以未奉父命爲辭人以比之陶侃爲難能云

副都御史孫道甫繼魯

孫繼魯字道甫其先錢塘人高祖維賢以太學生言事謫戍雲南右衛遂家焉南中孫氏自維賢始維賢生璵璵生鐸鐸生三子祥瑜禧禧生數子繼魯其一也已卯舉於鄉登癸未姚淶榜進士出知湖廣澧州因事改國子助教

以經學著歷戶部員外郎郎中擢守衛輝會歲蝗魯禱竭誠禱於天蝗害除而大雨隨應民以爲神當路特薦調知淮安淮安亦遘旱魯亦竭誠禱於天大雨亦隨應如衛輝歲仍大熟士民每晨夕焚香尸祝之七日我臨民日我父無何中官奉命織造江南道經淮大作威福魯抗阻之遂搆疏於朝逮詔獄時執政者力護解得無事魯出弗謝然而所遺非霍諝也芽禍本矣遂謫知貴之黎平黎苗境也魯宜猷敷德不鄙夷之而苗亦格心擢湖廣提學副使陞山西左參政分守薊南督潞欽歲

掌陝山東按察使士民擁馬首不得去而宗藩百餘人以其持法衡之誅抉焉解其裝惟敝衣毀無囊金衆愕曰我　高皇帝御宇迄今百七十餘年罕見此官乃相率載酒追於郊至晉持法益堅凡王府積蠹弗靖悉置之法弗少貸兩臺交薦乃擢陝西右布政使晉提督雁門等處兼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安攘大計以心承肩而文經武緯譽望重於一時會有西陲之役持論與總督不合竟被誣下錦衣獄先是陝西御史楊爵在獄中無楮具以破碗劃壁倡和百餘詩名破碗集知魯者以

百戶保之山西有宗藩抗疏救辯御前解裝肆擲者也

魯方讀易獄中進退存亡付之一編而執政冊之不已竟瘐發於背卒年僅五十朝野聞而哀之還葬先塋之次隆慶改元言官請曰原任山西巡撫副都御史孫繼魯特死非辜深爲可憫乞賜褒錄制曰可其贈孫繼魯兵部左侍郎諡清愍蔭一子入監讀書給銀三百兩勅有司董祠祭嗟夫魯之清聲直節至是在天下萬世矣

右副都御史石燕伯簡

石簡字燕伯台之寧海人登嘉靖癸未科進士授江西

餘干縣知縣、陞南京兵部武選司郎中、考績之京、不識見權要、權要銜之、僅轉刑部陝西司郎中、改南京吏部文選郎、出知廣東高州府、高州當徭賊焚掠之餘、多方料理、民得蘇息、民戴之如父母、以才調直隸安慶府、歸途遇盜、發其囊槖如洗、盜嘖嘖去、安慶地當七省之衝、應酬不暇、民甚苦之、爲之均賦役、節冗費、歲計省銀四萬兩、刊爲令、迄今不廢、陞雲南兵備副使、轉湖廣按察使、未幾、陞貴州左布政使、所至聲績赫然、時五溪諸蠻、四出劫掠、攻劚靡克、撫按以簡威望素著、檄委招撫、簡

單騎而往諭以禍福悉倒戈降無何以病乞身歸父之以爲補山東左布政使晉雲南巡撫都御史而沒簡平生忠信剛介利之所在一介不苟義所當爲貞志不回故涖職精明政績炳炳所得俸餘悉周親族囊無餘藏嘗營一室弗克落成終之日幾不能具棺殮蓋入官三十年而所以貧終身如簡者不易見也

右僉都御史吳峻伯維嶽 父麟 叔龍 弟維京附

吳維嶽字峻伯孝豐人父麟與弟龍同舉嘉靖丙戌榜進士並官藩臬有聲維嶽之始降也麟夢舍後山高出

雲表岩岩嶽立因以命名丁酉鄉薦第五明年成進士
除江陰縣知縣三載應召得刑部尚書郎會虜大入
收兵部尚書坐吏議輕遣坐議者嶽從容上疏曰尚書
無他獨事重發耳不報然廷中獨多異郎慮因江西四
得從末減者萬五百人侁者侵徐滾母冢滾殺之嶽當
曰滾以母故殺人且侵冢在辟滾得免劉福德譲里媪
子不孝里媪子出惡言福德怒毆殺里媪子嶽當曰誅
不孝奈何與不孝子等死邪從輕議釋之尋轉駕部歷
員外郎陞按察司副使督學山東嶽下車捻功令惟謹

儆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定約法勸石學會宣言曰建首
善請自三氏始其世世守之廣厲諸生務在躬化所至
左右文行無不當於人心五年進湖廣布政右叅議尋
陞江西按察使巳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貴州貴
州半雜夷道多剽掠乃馳羽檄分道遣材官䕶游徼偵
察之嚴賤更懸賞格凡夷寨各立夷長籍記寨中諸夷
若干人保界分區界內有犯者坐夷長諸夷無敢竊發
道乃通於是獄部署諸夷執不法者相次就擒境內底
定會以人言改南去嶽𡾟直方正不取苟容其初令江

陰邑飭御史汀行縣故事御史謁廟縣官長跪候車下御史方斟酌諸縣官暴甚嶽獨倡言曰　天子置縣官南面而臨百里且先師在奈何曲跪而瞰轎門御史易轎之然卒未有以中也嚴分宜實屬嶽序鈐山詩嶽固辭謝留山東不調客以行間說嶽謝曰僕待罪歸宗矣不以善士而間相冒卒以直道不容歸田里將季弟並京亦自禮部移官嶽語曰吾結髮入官齒髮暮矣自今惟日討諸子而訓忠孝力耕稼供田租此吾事也季齒壯其毋忘先業以報國家未幾疾作召季與諸子訣

無私言忽張目曰鄉人某子甲往饋朱衣番陝飲乃甚

右副都御史葉景暘照

葉照字景暘宋葉水心之後年十八領鄉薦歸娶再上春宮不第益旦夕下帷讀書恂恂如諸生時絕不濟迹游宴嘉靖癸未登進士第授石埭知縣以才調繁新建邑隸省城最號繁劇照區劃裁制咸中倫度案無留牘獄無滯囚以最聞徵拜貴州道監察御史出巡盧鳳再按河南劾舉不事苛細風裁峻卓出副使廣東飭兵海道廣東番舶奸商多竄入島夷爲市照嚴下游之司

申互市之禁海道肅清未嘗攫珍奇以餽朝貴久之歷
廣西右參政晉山東左布政使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撫治鄖陽三省流民以萬計易動難安撫鎮以慈靜民
竄於野來歸者三倍於舊時時念父母春秋高引疾
乞歸再請而後得告歸承色養餘一年父母相繼殁哀
毀過禮凡衣衾棺槨必期於誠信不事浮文因舊廬稍
加葺治無所增分二子田不及一頃服食儉素蕭然如
寒士及卒橐無餘貲所著有用拙稿藥壇錄濟原集若
干卷藏於家

廣西巡撫陶景熙大順 子允淳 從子允宜附

陶大順字景熙莊敏公諧之長子文僖公大臨之[illegible]弱冠從莊敏官京師以三河籍中順天鄉試時南人冒籍舉者凡九人北士譁於朝順與八人者皆歸充本縣原生又十六年戊午再舉於鄉又八年借其子允淳成乙丑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以父老移疾歸養終喪起補武選歷職方員外郎歷郎中當是時北虜初款塞約束未堅奏陳下上日不暇給順條畫詳練事備以辦諸債帥交鬨中貴人一切拒不用干請遂絕而是時文

傳亦已爲吏部侍郎兄弟並管樞機按文武材士進用之名爲得人門庭肅清外無饋問而性俱周愼退食冲然雖賓客舉居莫能窺其際也子允淳時爲尚寶司丞而文傳子允宜復率禮部軒騎出入京師中以爲盛事職方久次當遷列卿屬文傳卒官尚寶丞以使還歿於家遂力請外補得湖廣兵備副使乃歸經紀葬事請官久之遷山東糧儲道參政會裁冗員官在裁中歸居四年復補湖廣明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無何中言者致仕歸順昌議道敏氣慮深況平居恂恂抑

畏臨事裁斷洞然無滯所決獄平反甚多楚之鄙邑與
宜慰司䢖民相與訟有司召其人來讞不至捕之扞捕
者恚以叛聞發兵討得二十七人奏聞當死會官論決
順知其寃至是乎立不署曰就所書獄此拒捕耳非叛
也御史動色曰公言是也然業已奉詔當奈何乃殺一
人餘乃獲免時巡按御史楊四知當決囚屬順差其必
無赦者十人甲乙以報而後爲簽筴納筒中禱而探之
所探筴視順所差前後無一人爽四知亭而謝曰公之
明允乃仰符天意乎宦游凡三十年徒仰祿人居是時

至所私奉金二千兩以歸省墳及長闕墳瑩錢穀之出最久尤謹嫌疑每出內監以郡佐涉筆署封而已嘗語諸子曰吾意欲爾貧以爲賢勝於富故生平田產無所增加時陶氏擧從後先爲方伯者三人皆以清白顯人亦以此多之

應天府通判呂伯時言

呂言字伯時大懿公原之孫太常卿常之子也以蔭補太學生數試不售喟然歎曰吾先開太之壽也吾祖盡德紆謀襄復太常公實直亮录無替厥休夫人所自致

者奚二帥也也雖六帥是以見志衆遂弃不就試歸十餘年而嘗正錄甲戌始入邇議東部授太平府通判太平近江商賈往來郡故咸有稅言至國令日夫商賈國有恒稅郡今又稅是重以困也其弗稅商賈益經經來集而民用遂饒初　高皇帝起兵鳳陽墳與太平諸郡㨿詔減諸郡田租之半然令兵飼馬官就閱其駒歲歲主之民無所苦其後攻撤諸郡民日食飼馬馬斃死乎購他郡駒閱之官官索賂弗得則曰非良駒也斥弗遠必除乃可而京師遠數千里復以其駒難蒞之比還

則困敗不任用、乃計其費、大率三致一耳、以故太平民竄匿不願飼馬、言職專馬、乃背旦經畫行邑、勅勞如故事、每一令出、民必言新判令也便、於是竄匿者稍稍歸、言又嘗有馬敗瘠矣、其略曰、制不可更、法不可泥、今江南駒少、北地多且良、請使民歲輸銀上之太僕、太僕就京師購良馬、不困敗而費省十九、迄今官民兩利無弊、以丧繼毋歸、三年而改應天府通判、適江南大飢、流民就食應天者數十萬、而又疫甚、死者遍野、普受節賑濟、親給食飲、不少懈、流民存活者什三而言、以過葬致疾

遂乞身歸。歸一年而卒，年五十有八。官歷兩致幾八年，妻子弗以隨，惟一童，年僅十餘耳。平居治致，常月費不假食。郎食無兼味，數月才一舉肉，弗飽也。吳中丞時巡撫江南，阿比羣吏，無敢近。每見言入，必肅然起，曰：肅卿來。肅判來，以故僚佐多忌之。而又好議天下事，若闊遠無近功，然卒有大致。乃人曰通判迂，言亦曰吾迂吾迂，其弗較也。其清不絕俗，和不忤物，類如此。

太僕寺丞張有功逖業

張逖業，字有功，文忠公孚敬之仲子，以文忠蔭官中書

舍人壽侍文忠疾歸承嘉文忠卒而業年甫十五有泰
當路捐餚乾文忠家門者業弗爲顧日治喪禮　天子
方幸承天聞文忠訃而悼之贈太師予諡所以優卹祭
葬加備業奉文忠命入朝謝因上所賜文忠璽書數百
通白金印記若而枚　天子歸自楚詔進尚寶丞持節
冊封荆王王始少而賢之享饋加禮業悉謝弗受業固
饒於才其於詩摽宏麗又能縱筆爲行草一時屬稱籍
甚而雅好客客稍以詩酒聞郎致之爲長夜飲相綴子
世籍亦好飲內兆忌業而弁浮慕之業亦務交驩而酒

辭不能無語失又業所著錦衣洗鎌者上書攻相嚴微
罪下獄業療飽不廢百方爲其㡌居間而事稍解當流
置上谷業齋丙舍爲脫裝世蕃益恚恨曰日飲我也而
衣食我仇會考滿當遷爲卿乃用大察鐫秩兩淮都轉
運判官將發　上怒下詔相嚴曰故張少師子今何官
其人安在相嚴不敢對而内媿業因謂其客爲我少留
張丞吾力能復之瑣闥業笑不顧曰彼豈以我難遷客
哉遂發轉運權鹽利至夥先任者不能無乾沒而業自
矢爲操鹽艘卒坐法不能償且死業至傾橐而代之

債所全活以十數嘗部輸而道遇寇問知爲業邊巡
去曰是廉吏安得贏資乎御史上其事始入爲光祿寺
署正遷判順天府未幾陞太僕寺丞是時相嚴勢愈盛
異給事將來坐論其罪下獄成案所以慰存有加世蕃
愈益悉恨曰是尚表會我也方謀逐業而業以暴疾
卒年三十有六業見爲斷獄而天性孝友喜蓄書圖籍
其弟中書舍人稱長能鑒別即盡推與之曰吾今而後
菁有歸也當分著業故嘗爲不解而取齋者又先其宗
族政波意甚於己累飲食鮮美贅至殘而不能庇餘

家焉所爲詩有鳴玉集、彼郢集、觀江集、李於酒不能究、然識者以爲有梁陳間元風、

貴州布政陳中夫良謨

陳良謨字中夫、吳興歸安人、生十月而孤、母鄒氏誓節撫之、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時嘗讀月、諸生多蹲賂相許笑、良謨獨默覽不顧睬、僉今許之曰、是兒國器也、自以生不識父、覩遺像輒痛哭、而事鄒母蓋恭敬謹四十年一日也、及成進士、以母老卻選歸省、及卒、毀瘠幾殆、既免喪、復廬於墓五年、而後出、始得工部主事、時且有

給事御史選或曰盡少需之良謨不應趣舜之官授刑部復乞南爲祠部遷車駕員外郎爲刑部郎再改儀部儀制郎署者十年而始得參議湖廣再遷副臬事滿考而始得參政貴州以道遠多瘴不欲傷親遺慨然致其仕歸年僅五十七耳家食分三之二御史先後劾薦亡慮數四而良謨緜緜尺字走燕中竟老弗起初良謨爲諸生以治易稱名家安吉廖作青其才而謂歸安武令當入參試事且治易亂以一經屬御良謨實武令爲先容良謨固謝弗肯往已武令果參試而屬良謨預鄉青廖

守始傳良謨謝弗往狀不得至是乃慨曰吾不如陳生遠甚及居官所至常倒悉樹之官廨而壘奈蕭條山田買畝恒蒸藿食弗計也有巨商介良謨友人書爲權要居間者餘出千金爲壽良謨入內竟日不復出蓋湖俗士大夫以財相高獨見良謨口不敢言財矣十歲辭作詩於書無所不讀所著有史目山存稿和陶小稿見聞紀訓弦章纂要數十百卷藏於家卒年九十有一

順天府尹查性甫秉彝 子志宏附

查秉彝字性甫海寧人中丞約之從子舉嘉靖戊戌進

士授貴州府推官以能稱召拜禮科給事中時楚世子獄其父有司未能正法尋叚其報訃日月之訛而律以春秋不嘗禁之義獄遂定轉戶科右給事中尋轉左會朝覲考察疏陳縣邑吏禁罰贖發征科等若干條語多觸時諱竟以忤旨杖闕下謫雲南定遠典史復爲建寧推官遷刑部主事改吏部郎累遷至文選郎中盡取諸條例去其弊復裁爲一定吏不得爲姦有干請者温詞遣之卒無所撓屏間有論貴居之如常或教以迎合謝不能而起遷太常少卿改大理少卿遷太僕卿所至舉其

職遂尹順天藉事五日以觸暑致疾卒年五十有八尉凝重簡遠有黄子之度居恒恂恂長者及臨事確有定守不可以毀譽利害撓之使亂迫之使急至於進取之際澹如也當始舉進士時將歸請展墓或謂宜少遲以需臺諫之選笑不應及予告還例授黄州推官尤之者雖至終笑不應彝於爲子爲弟以孝敬稱撫其伯兄之孤以慈稱自爲諸生以文稱歷官以廉稱然未嘗自表暴與人處退然若無能者蓋其性然也子志宏領順天戊午鄉薦肯謹有父風父卒於官賻儀一切峻謝時京

兆得以例請祭葬不欲爲縣官費遂鬻世產以給之歷於龍山絕意仕進拜中丞府參軍義不受祿當時以爲吏隱

刑科都給事中周孟登崑

周崑字孟登崇德人少有大志博覽羣籍所學輒過儕方爲諸生時有權貴人行縣諸生皆入候崑鄙之不揖而出由是名顯舉嘉靖癸未進士令玉山賓旅行李問方帽集晝夜續無已時崑飾其廬館示有度謝所比周納欵晝謝之而民力用是以紓邑民與清秉有外私設

夫以減戶久繫獄不能決皇夜誦之忽一羊負料突入長鳴者三皇自言曰神告我矣羊鳴三聲清者三人也有三人者色動立鞫之而服士大夫為賦靈羊詩已累進賢以母喪歸起補新淦諸所惠民務爲休息愛利如玉山最聞召拜吏科給事中未幾遷右已而擢刑科都給事中上書論兵事斤斤可施諸用而極詆京營諸勲戚皆歛手避莫敢犯嘗是時都御史劉元清御史馮恩行人薛侃相繼得罪下廷鞫禍且不測皇獨正言申救得從末減袁都督繼勲𢘚敵不力戰皇彈劾之甚厲圖

書咋舌一時以爲　天子廉臣父之竟寵歸歸日戒門
自絕師士大夫造請雖總不一見所居即先世敝廬或
欲廣之者謝不受而讀書自樂終不一問家人生產錙
事父兄孝友並至植之本性不言而質行臺使者先後
交薦於朝未究於用而卒年五十有八

國朝布政司左參議章希尹商臣　父子序附

章商臣字希尹長興人父子厚以進士官黃州郡丞贈
修撰弟存古衞吏鳳卒之日貧無以爲斂郡守何顯高
其操爲營葬瘞云商臣其仲子也生甫十五年執喪哀

要勢無所避將前毋見竟臣析令自發值歲大饑纍疏
不報而監禁者華帥卻巡監察劾攻舉于業仡仡不
少係不數年學成進領直隸戊午鄉薦登嘉靖癸未進
士累授大理寺右評事會言事諸臣多繫詔獄下大理
議奏爾臣自當白罪是固非小臣所敢知若詳刑則吾
職也默默苟祿其將謂何於是上疏抗言剴切忤旨謫
常州推江丞盡心民事民咸父母之量移德安府推官
陞禮有神明稱擢河南按察司僉事分司汝上條章劾
候風裁凜然河南藩臬責類出錢貸民田土及期不能

債則遂占業恆收其入而貧民代輸租庸率多逋揹剝
陛下令嚴禁若子母相當者輒勒還之以故諸權貴銜
次骨騰蜚謗於朝竟以考察論罷時已轉四川左參議
矣衆論譁不平兩臺會疏論捄而兩臣一不爲意歸而
明農課子與郡中諸老結覲山之社倡酬爲樂家素貧
乏又居官不私一介既其覲籍無可以爲生乃督率家
人晝夜拮据儉以糊其口而服食菲敝有寒士所不能
堪者當時以比胡威父子

江西右參政陶長卿大年 子九光附

陶大年字長卿會稽人生而穎異十六爲諸生二十八舉於鄉明年辛丑射策登進士第時夏文愍當國文愍父與莊敏爲同年又習年有聲禮闈也欲羅致之會選庶吉士以爲一修刺造門者秘書郎可立得令其門下所善客道指年固謝弗姓客訝然去年仰天大笑曰男子生而墮地賦予以定彼安能陶鑄我且既藉名而奔大常何官不可爲何必秘書郎吾終不能仰人鼻息者遂令自是銓足不至文愍門文愍深憾之再踰年始授南京兵部主事遷爲部郎執法不撓惟利是視而孤行

其意惟貴者無所關其說竟以正直不容於時出守吉安吉安江右劇郡號難治年以肅靜鎮之大得民和然於法未嘗有所縱舍巨盜劉某主與僕暴里中前守莫敢詰何年至則嚴督賊曹掾竟捕得之復窮治主者名主者爲某子甲巨室也或謂年是百足蟲扶者衆矣年不聽竟置重典郡中慄然遂用治郡異等遷山東副使視海上師會大猾施仁解其黨與事聞陞俸一級會島夷犯閩督撫請增憲臣一人巡視海道部議以年往比至閩寇已薄福寧城督府與年約得畫地而守年請當

福寧將福寧在重圍中一日夜馳至其地爲壁畫戰守具相持累月諜知有備去圍迹江連江邑小城卒幾陷者數矣年勒所部兵大破之斬首至七十餘級生得倭酋六人賊勢大沮已而督府易年守漳泉自以其兵駐福興福興遂不守非年所轄也督府既欲委罪年自解脫遂沒年前後功不叙直以福興失守爲年罪疏聞奪官一級爲四川參議分守川南道是時湖寇張璉者倡亂勢張甚四省合兵會討年督狼土兵數十萬先諸道至不期月璉授首捷聞有金綺之賜晉江西右參政協

平三巢諸酋以督餉功賜金綺如前居無何以內艱歸時朝廷以災變考察方面官年故所論主盜某子甲業以脫罪而其子且貴爲京朝官欲甘心年諸勢家爲年所抑不得逞者比而傾年相率爲飛語聞遂落職報至年曰吾不能虧法以貸其父宜其子之讐予也是時封公尚善飯而子允光已舉於鄉人有惜年解官者年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吾覩解忝知敍直敝屣耳且修業而息之是在吾子遂一意修甘旨佐封公惟絕口不問戶外事年端方正直慎取予寡言笑自幼至老恒

處於不爭之地，然人亦不敢干以私。所著有讀史日抄、竹屏偶錄、見聞瑣錄、宦轍私記諸書，藏於家。

尚寶司卿陳石卿鯨 子萱附

陳鯨，字石卿，慈谿人，登嘉靖丙戌進士第，授湖廣瀏陽縣知縣，治稱神明，秩滿當遷，士民具疏借寇，復任三載，擢吏部考功司主事，轉文選，晉稽勳郎中，轉驗封，周歷四司，殫心厥職，題本堂稿，積之成帙，讀者稱其曲盡事情，通達國體。時永嘉執政，百度肅清，討謨大議多與鯨商度可否，欲轉春坊諭德，引以為助，鯨力辭之。永嘉益

重焉永嘉去桂洲代之數對人稱鯨才擬大用忌者側
目而鯨益自遠桂洲方以為訝忌者乘是間之桂洲遂
不喜欲外補鯨鯨聞之喜曰吾母老矣得外任以就養
相公之賜既大為遂授南京尚寶司卿時大臣惜其才
者授之甚力鯨一不顧霍渭厓韜時時語人曰陳石卿
道以正行事以贍濟經世才也今例授之散地鯨如不
聞也者竟拂衣歸居鄉二十餘年未嘗以竿牘及有司
諸有司毋折節下之子四皆慷慨尚義有父風仲子萱
歷官兩淮運鹽司判發姦正法一清如水商人稱為廉

天水解官歸惟篋書數卷而已鰂不覺色喜曰有見如是吾無憂後世矣未幾卒年七十有六

廣平府知府翁韓卿相

翁相字韓卿錢塘人嘉靖戊戌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以親老乞南改南京刑部郎中遂迎養二尊人出則省獄囚治文書入則偃僕問膳視寢恂恂如也諸郎署閒之私擬相近萬石君家少長亦不言而化未幾出守廣平廣平屬畿以內股肱郡按故事畿內諸郡無藩臬監司之轄二千石出入得陳兵幟羽葆鼓吹導騎士儀

術甚尊寵、臙廚稍稍不給、相獨屏去數單車行縣、所刻
已務省約多類此、郡故多盜、白晝劫刑獄、殺略吏民甚
横、相捕得其尤桀驁者、置之法、餘悉釋舍盜旋亦解散、
河北諸郡飢、相不及以檄聞、開倉賑濟全活甚衆、由是
諸部使者交上其賢稱、相治行爲河朔最、旦夕且報遷、
而相已移疾歸矣、相爲人耿介直亮、少與許右使應元
友善、以忠節相期許、已俱嶄然樹立、鄉邦稱賢士夫、人
謂翁許善交、庶幾古切劘之義云、相居鄉貞素、厲貪不
求華美、杜門養高、義不入公府、士人識不識、無不歎其

爲長者歸安茅坤表其墓曰公之守郎署似直塞矣守二千石似汲淮揚孝父母友兄弟寡賓客不務聲名似漢獨行此皆公之較然章章者古所稱質行君子是也當時以爲實錄

翰林院侍讀學士諸大綬

諸大綬字　山陰人父宗輔母陳氏叔父宗教無子以綬爲後嘉靖癸卯舉於鄉四上春官輒不第歸歸則杜門茹涵今古益以淹貫其自律若處子未嘗逐隊登公庭有所託丙辰舉會試第二廷試第一人傳臚日越

臥旋山鳴聲聞數里授翰林院修撰已未充會試同考試官纘天自矢名士多入彀中舊制凡爲人後者封不及本生緩痛之是夏秩滿乃日夜草奏所贈封弊甚懇切

肅皇帝嘉其孝特允之於是在廷諸臣凡若此者舉相慶以爲此稀典自諸太史始嗣後緩爲學士爲侍郎兩值覃恩皆得並及所生如緩官未幾乞假歸生母陳淑人卒於途哀毀執喪一如喪父時服除補原官前所稱舊制爲人後者不得兼封本生亦未有兼服本生者緩類服陳母喪衰絰跳水者三年踰假期且兩閱歲

而後出膺事者哀其情爲頌於朝凡後於人者皆釋憾
其本生著爲令在廷諸臣凡若此者又舉相慶以爲此
殊典自諸太史始乙丑會試再充同考試官其所天一
如已未無何　世宗崩　莊皇帝即位充纂修　世宗
實錄總裁陞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充經筵日講官凡
五歷寒暑每進講必先一夕齋戒積精凝思期以至誠
悟　主上而丰姿修偉步止雍肅音吐宏暢　莊皇帝
每竦意聽之所著經史講意凡涉理亂幾微必剴切詳
盡言人所不敢言未幾　莊皇帝復上賓級自以婦眷

莊皇帝世無日不在侍從沐寵遇殊他班每一哭臨至失聲病大作　莊皇帝尋即幽宮紱又扶疾徒既行二十餘里哭送於郊自是病益甚不可起涉秋迫季冬凡四上始得請歸不數月竟卒

鶴慶府知府沈子卿南金

沈南金字子卿錢塘人嘉靖癸未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歷副正擢廣東惠州府知府處官以誠即竊盜猶覈情時有縱舍調江西贑州贑爲江右巨鎮宿重兵民疲供餽南金身先節儉以佐民急柢請託忤時貴竟坐

是逸徒雲南鶴慶府移疾歸南金爲人亢直簡素性嚴方不能容人過卽尊貴者晉面折之不少假士大夫家居有司幸具輿隸以從南金却而徒行然行亦不入公府也處家約素食粗衣布破則綴之過于弟鴈鴈至牽親則愉色婉容若兩人然任性獨往堅持孤稜所親戚規之曰舉世混俗乃公獨負鴈矯矯哉南金不應年益老操執益厲卒年七十有九

蕭縣訓導龔希文象弟舉附

龔象字希文義烏人幼通春秋與青闢門授徒與弟舉

以孝友聞由貢授韻縣訓導而同邑虞守愚爲巡撫劾有監司首領以失畢器干辟者俛象居間持百金以謝象曰我家自忠愍以來世守清白肯受若金以污吾祖乎竟揮之聲聲振於遠近已而告老囊篋蕭然無以資衣食處之泊如也足跡不入公門惟非罪罹法者象輒之間一白其枉當事者素重象無不立釋其罪亦不受謝如在韻時以高壽卒於家

貴州按察使劉元白炌 子世埏 世教附

劉炌字元白樵部郎木之子木贅於錢從其姓未及復

至介復爲劉其母鄭端簡曉之妙也八歲遭父喪哀而能禮端簡嘉其不凡十九爲諸生二十一舉於鄉二十八成進士除知江西金谿縣時分宜秉國諸郡縣吏歲時存問其家其監奴所過具賓主禮爲賄恐後介若罔聞也者比入計於分宜父子又無私覿以此雖考最稱治行第一而僅擢南虞衡主事介益精心吏治出督真州關持心如水而舟航爭趨於其途擢車駕員外郎改武庫在南六年僅擢撫州府知府以去時國廣大盜林朝羲等突犯郡界我師敗績副使汪一中死之介下車

卽弔死問孤除苛政汰冗役簡兵保毅又築崇仁樂安宜黃三城修千金隄民食其利寇至斬俘中律功上詔賜金幣郡人建大功祠生祀之以功進按察司副使治兵福州閩數中倭山寇緣閩鈔暴民田不帖席於以計芟薙略盡功最擢廣東右叅政嶺西大盜曾一本猖宂羅旁四出行刼於佐莢翦其羽翼一本卒成禽晉貴州按察使建議改程番爲貴陽府設新貴縣以彈壓水西諸酋而諸司體勢益尊擢江西右布政使署篆越月淸積案數千事會有以私憾爲詆誤者嘗事議左遷於閩

之郎日行主藏吏白羡金八千應治裝麾不受籍而貽之後人丙子起用除湖廣右參議分守上荆南道則江陵秉國矣父里居大吏趨承載路所後若罔聞也者尋擢貴州按察使貴之民夷故服慕所聞其來欣欣喜色相告也先是安酋亨殺其從父信信子知化之相格鬪不休中丞某邀功議用兵所言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兄弟相殺有戎索在遣一文吏往案有罪者以[illegible]贖而已中丞不聽卒有桑泥之敗比所至夷即請吏就訊而兩家之難解明年直指知江陵銜所將誣劾遂引

幣致仕時年方五十有六恐體貌服官時也伯子世熹
舉進士爲行人兪曰吾世受國恩未效銖兩之報幸有
子可代矣竟拂衲歸兪早喪父痛不逮養事母聚首
以承其懽母卒毀幾滅性母嘗爲製一衾歷數紀至屬
纊時敝不忍弃也仕宦三十年無尺書通朝貴還山亦
幾三十年無尺書通有司閫門獨處雖過存者謝不見
生平手不執珠玉口不言什一之方身闢多竒貨棄無
一焉室中圖書瀟庋竹床練帳香爐茗椀而已卒之日
遺金財半鎰年八十有三初世埏之以進士就館試與

當事者擬居首選江陵聞其才欲羅致之以平宿憾便
人諷意世延堅不往竟爲所尼置副卷授卷人世延欣
然就職思以清操振久風凡輶軒所過一切饋遺謝卻
受以才望擬選兵垣司諫忽暮夜有客請間曰公能以
四百金爲我壽者名所定不然易矣世延謝曰盛明之
朝誰敢干之者且吾家世清白孤直無援吾寧不得兵
垣耳不可以不義汚吾節比戶出而名果易人之乃擢
南比部主事世延欣然就道益以清操自勵留意爰書
多所開釋曰吾以是終父未竟之志以上報　天子[illegible]

伺以愚親致疾竟不起得年僅四十有一世傳所謂藝秩不越捷徑大節勁氣昭昭在人耳目乃天促其年養所蓄積未及稍展竟以微疾死翰諫天何問乎其弟世教高才博學工古文辭以鄉進士謁選得福建閩清縣知縣亦以壯年卒於官文章政事爲一時矜儀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行於世

山西按察副使趙宗仁祖元

趙祖元字宗仁世家金華之東陽生而奇穎自負爲兵號尨蒼孫可家言尤精經生業舉試輒屈其邑庠

郡邑諸生亦無不人人心遂曰趙生果才嘉靖辛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而雅志厭薄吏事疏請振鐸一方以所學淑後進士為國家成就人材以上報　天子遂得教授江西之吉安吉安故稱人士淵藪而是時羅太史洪先鄒祭酒守益皆以講學家爲禮元率一郡諸生日就請益無不酒然自奮者居久之遷國子監助教又二年遷刑部主事尋轉員外郎以執法格用事貴臣得抗直聲又二年僅得山西按察司僉事是時適地震河東蒲州境覆壓過半盜賊乘之嘯起抄刼晝行禮元乃奮

設方略解散黨與而悉籍其金錢之無主者數十萬實貯之且用新其城塹境以無事久之遷江西布政司參議所以治之者一如山西秩滿遷山西按察司兵備副使未幾以內艱歸先是族弟太史祖鵬女歸平湖陸太保炳炳以貴倖帥緹騎勢甚張自相嵩以下咸目攝之及炳死而太史斥遂波及祖元以陸黨罷而論者亦譏以是訾謷之夫嚴陸方貴倖時諸蠅附士一奏其門即命日間無不賜數賚被顧權者祖元歷官二十年資遷俱轉僅止一副使尚可謂之黨援乎及殁而諸子蕭無

食貧、至貿貲稱貸、以償所遺子錢、祖元之志、遂顯暴於天下云、

山東巡按御史葉叔明經

葉經、字叔明、上虞人、嘉靖壬辰進士、授福州府推官、丁憂、服闋、再補常州、決幽滯、絕請託、風裁凜凜、召拜御史、時分宜爲禮部尚書、受諸藩賄遺、與封爵、經抗疏劾之、下撫按勘其事、分宜切齒、已而出按山東、東平有劇盜、刊、橫州里、多不法、立捕案抵罪、遠近肅然、是年鄉試、經蒞監臨、發策以北虜內侵、禦應失當、爵賞冗濫、征求因

出財竭民困爲言錄既成同事者請刪改且怵以危禍經不聽及錄上果以語含譏訕下禮部議分宜因摘錄中有云繼體之君德非至聖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不能任人皆涉毀謗貼註以聞械繫考治擬以大肆說謗無忠敬心詔午門外杖八十發原籍爲民遂卒於道同事者十三人並下獄謫譴有差先是御史楊爵以封事獲罪下錦衣獄同輩遠引避禍經獨通問調護不絕及經繫獄爵使人覘之經兀坐不少動卒年三十九爵爲著傳於獄中隆慶改元詔復原官贈光祿寺少卿

官其子一人、

雲南按察司副使姚夢賢良弼

姚良弼字夢賢、錢塘人、父鉞、隱德不仕、以孝義稱、江文昭公銘其墓、以爲無媿古人、如蔡中郎之銘郭有道也、良弼安貧力學、舉嘉靖乙未進士、釋褐南刑部主事、歷知岳州府、有廉幹聲、監司遴士爲索、欲寄府藏、弼不許、監司怨之、因誣摭謫河南運同、尋轉知惠州、嶺海險阻、盜不時起、行旅結隊伍、挾弓矢而後敢行、民間不復有儲蓄意、盜時時破其室、輒攘掠以去、弼奏記當事者、請

募民兵團保伍毋臨列柵建樓懸鼓其上令之曰有盜發某處輒登樓擊鼓餘臨聞鼓各鳴鼓應之然後陳兵守隘盜至即禽者賞縱之者與盜同罪無何而盜解散民得安枕已擢雲南按察司副使備兵曲靖東川尋作亂彌出奇平之論功當峻擢而柄相子索賂不得遂罷其官歸彌性廉介坦易閉戶讀書不問生產事異母兄甚恭撫其子如己子共爨四十年無閒言及歿幾無以爲殮至今縉紳士大夫聞高其清

萊州府知府錢大行同文

錢同文字大行嘉興人生而文弱好讀書矯矯獨立厲志聖賢之學嘉靖癸丑登進士第授祁門縣知縣米蘖自持省供億行爱利執法嚴明人無敢干以私者歷官萊州府知府清操益勵後移疾歸幾於釜魚塵甑人以比范萊蕪先是同文弱冠領鄉薦已聘寠人女有議易婚者同文峻拒之竟娶寠人女相敬如賓然卒以無嗣終至今人欷而哀之

廣西右布政使許子春應元

許應元字子春錢塘人嘉靖壬辰進士授泰安州知州

貞白自持惠養所部不擾民以媚上行部者以供饋爲
豐笞其僚吏輒按劾欲自免歸部使者固留之乃止改
秦州知州治秦一如秦安稍遷都官員外郎歷郎中出
知夔州府熏靖平恕輒和民夷興學勸士夜夜如不及
暇則求三閭大夫杜工部遺跡而祠祀之吊古慵吟篇
什流播以儒飭吏彬如也而夔之治遂爲一道最擢四
川按察司副使尋調廣西攝兵府江誅三巨獞巨獞者
莫氏兄弟以雄勇名兩粵間往往大嘯破城殺吏討之
滿乃去前兵備以獲渠報至是罪人始得督撫欲上其

功應元念如是則前兵備當得罪乃力濟之不復上入
皆多其長者更數遷始至廣西右布政使所在有政績
士民懷之及入覲卒於家應元自幼穎敏日誦數千言
篤嗜古典游心藝林為文宗西京班馬而下不足道初
登第時試庶吉士文已入彀執政者知其名欲一見應
元曰吾始仕也而當傴僂閹貴之門冒亂干進哉如生
平何竟坐是不得充館職然應制諸作已籍籍人口矣
天性孝友曲承親志振人困急頗貲無吝心其遇宗
黨尤厚溫恭退讓恂恂不伐純正君子也所著有冰部

樹蔭堂稿所撰次有春秋內傳國語史記抄漢語若干卷行於世

汝寧府知府賈名儒

賈名儒嘉興人嘉靖丙戌進士官刑部主事抗節持法不爲權貴屈撓有考功吏受賕事逮名儒訊郎重比考功郎銜之竟以是出守姚江再補汝寧會 世廟爲謁顯陵道出南陽一時郡邑吏胥重斂民錢佐供億費不肖者因乾沒其間名儒獨揭榜示民給還之汝民感舉手頌德燕聲振於一時未幾遂乞休歸優游林下者四

十年食粗衣布如一日未嘗以一介干人人以清介稱

四川按察司副使孫右文校

孫校字右文平湖人嘉靖壬辰進士初主事營繕司轉武選郎考彝章謝請謁以行已志都閫將校挾貲憑祇者悉繩以法無不彪彰以適事以偽貴詿誤累讁提舉廣東市舶轉同知衡州府賑荒息訟出赤子於湯火而登之春臺無不戴爲父母晉南京刑部郎風裁益勵豪右爲之斂跡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出滌繁撫豪酋與農講武平徭簡賦吏漢輯寧暇則問俗禮賢横經訓士上

風爲之一變以病累疏乞休歸足跡不入公府衣粗食糲處之裕如至於兩喪執禮孺慕終身舊居故業悉讓弟昆而税屋不蔽風雨人尤以爲難

工部員外郎呂宗文穆 伯子懌祖册

呂穆字宗文文懿公原之曾孫也嘉靖癸丑進士初守郢丁外艱補壽州治最擢工部員外郎督建三殿主計琉璃廠省費萬緡大工成賜金幣陞俸一級因忤嚴分宜尋致仕隱居白苧鄉潛心理學多發先儒所未發遠方多師承之拾其餘唾取青紫去者甚衆穆平生篤於

孝友而義之所在奮勇必爲郡守黃懋公墓爲豪右所侵力爲恢復以存其祀性尤嗜書老而好學如袁伯業至於家人生業未嘗口言阿堵及卒囊無餘貲伯子學祖倅四川彭山彭民輿誦尋以疾歸橐攜眉州志數帙世守清白羽儀一時

太僕寺少卿周允直如砥

周如砥字允直餘姚人嘉靖已丑進士初知溧陽改婺源時汪太宰鋐方柄銓家奴橫甚如砥一裁以法不少貸汪銜之移判武昌汪罷去始遷工部營繕司主事歷

郎中時　九廟四郊、　慈慶　慈寧諸大工繼起、川湖
巨材斷尾至故事至則挽入臺基山西二廠聽內監取
裁繕司唯唯而已如砥寮召工師索其總冊梁若干楹
若干長若干圍若干榱桷椽檻之類畢具乃令挽木者
悉以木置長安東西街召諸匠如式裁用然後進兩廠
而所餘關頭尾送器皿廠製造御器內豎一無所得時
內外提督如太監高忠武定侯郭勛並貴寵用事驕橫
肆叱辱如砥第含忍偵卒日夜伺其間竟無所得後以
積資擢太僕寺少卿念親老未嘗攜家憂思勞苦竟得

疾請告歸歲餘卒家無以爲歛其清操蓋若云

湖廣按察司副使徐鳴川鵠　孫繼美附

徐鵠字鳴川海鹽人登嘉靖丁未進士第榜次得爲京朝官鵠恬於進取請得教授常州以身爲率鞭斥䠱之士無不就其羈馽一日千里者往往而是遷南京國子監助教六館士執經問業者鵠必爲剖析疑義各解其頤而後已轉工部都水司主事監稅儀真通商便民所立規條至今爲令轉刑部員外郎歷郎中有巨奄戍守孝陵者毆封樹屬鵠勘治行千金浙緩二日以需援者

鵠不爲動即日具獄詞當大辟以是失當路意出守肇
慶肇慶古端州也土沃民椎而征斂無法吏徭恣爲漁
獵民不堪命遂起弄戈矛爲盜端當事者重挨之面横
征如故民之不靖亦如故鵠乃首上一條鞭法民始雍
然稱便而向之弄戈矛者胥轉而緣南畝已又郡啟門
廨踐更願出身應役者復歸其直於官以爲常鵠曰奈
何後其力而攘之食乃召役者悉遣之郡界多鑪[illegible]乃
雞犬種其食自足而寶需魚鹽於民往往私買易而官
多屬禁之使不通於是剡舟毒弩伏[illegible]莽林伺便抄掠

洞族以爲患鷂下令行互市法許以所有易所無猺人帖息不敢騷境土進湖廣按察司副使備兵永郴桂壤接東粵山峒聯絡林菁茂密盜窟穴流劫近地鷂簡練卒士嚴設隄防兵威震肅民以袵席而忌者中以考功遂拂衣歸鷂質性简直内行醇篤於書無所不讀縱筆百千言横放奔逸而不必成一家言爲政奉法循理務於爲民不必炫飾邀取時譽行已悃悃無所異同於人而遇事可否有踽踽獨行之介交知多在津要者力可以資推挽絶不道一字卒以其故見青不悔也鷂殁

傍郡賊茗陽賊寇隣邑遂平陽瑞安傳道造令千存道

合平瑞兵禽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戍青田賊至

仲欽遁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溢即斬惟淵以徇

溫州平請朝京師　上曰卿在邊良苦俟平吳即召卿

浙西諸郡平乃召溢且命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州溢

入見　上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宜力一方寇盜盡

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溢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

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

信若令文忠率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　上立

詔文忠出師卽諡言溫賊旣降乃授諡元帥還守之先是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旣平又請降諡曰叛而復降納之無法奏斬賊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賛善大夫諡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為言諡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不犯豈直搏擊為哉　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外朝大怒議禮者得罪且不測諡曰風雨連朝無足為恠卽禮官失議　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霽事遂已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將軍平閩後復詔存道兵從海道北征諡以鄉

兵本農人姊令征閩許事平歸農令復調北征爽信不可　上不應謚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者宜籍爲軍使北征自贖則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曰孰謂儒者迂先生強爲朕一行謚至處乞終母喪不許遣存厚還治喪謚集鄉兵令存道部出永嘉浮海北行三上章乞終喪得允存道出崑山走京師見　上授處州衛指揮副使戍上黨尋移平陽指揮同知謚喪母哀毀疾作二年卒謚性孝友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議論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存道征陽和遇虜

於斷頭山力戰死

南昌府知府葉景淵琛

葉琛字景淵處州麗水人博學多才少與劉基章溢齊名元季兵亂從處州守石抹宜孫討寇有功授行軍元帥　太祖聞其賢遣使以幣聘之與劉基章溢宋濂三人同至金陵進見　上喜賜對皆呼先生而不名四人者出　上目送久之顧問左司郎中胸安曰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皆王佐才也而殿下且以禮爲羅而

甲希執政指論逮胡宗憲郡守徵何他骫法狀以屬續溪令讞獄辭曰司馬有功東南奈何欲文致之寧以官去不能也胡竟得末減已遷南京刑部主事尋乞終養居家絕迹公府以澹泊終其身

刑部尚書孫斯立植

孫植字斯立璽之子嘉靖乙未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疏乞終養尋居父喪哀毁骨立治葬服闋補兵部改光祿寺丞歷少卿時嚴分宜柄政希進者多附之植獨守正不阿以故九年不調故事謝官祇應取辦光祿費鉅

不經。植爲講正，嚴省大官僉贓數十萬。一時巨璫貴戚人稱之。擢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尋晉刑部右侍郎。北虜內犯，勒守衆文門，虜退，擢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掌院事，拜刑部尚書。府魏國事起，下南法司，植議邦瑞者長宜嗣魏國，瀾受宜罰，鄭氏寵封宜追奪，疏上，輿論僉然。未幾，高新鄭再相，以閣臣秉銓，盛欲修隙於植。言者希風旨，追劾奪職。植歸十七年，月杜門屏處。趙錦、葛鄉之外，實道文章爲趣，尋賜乞休致仕，卒之日，家無餘貲，僅足棺斂。植爲人外和內方，鮮嗜寡欲，平居進

遷抑抑若不勝衣而臨大利害輒挺然以身當之即刀鋸鼎鑊不爲動事定絕口不言而人亦弗之知也大都植之學問篤實踐履不愧屋漏嘗曰惕然自警於幽獨得肆之地而毅然直行於危疑犯難之時小心謹畏於人所不知之處而大力負荷於衆目昭彰之日蓋其平生所自誓者如此賜謚簡肅朝論快之

廣西按察副使趙子衡伊 子邦秩附

趙伊字子衡平湖人弱冠舉進士初授兵部職方司主事轉武選時中山王後徐錦衣以傳奉得官法不得襲

附相嵩甫得　上旨伊爭不可遂拂衣還久之起車駕
郎暨郵關符查禁甚嚴要路嫉之遂陞廣西按察司副
使竟移疾歸伊自登第以旣歷官凡二十餘年家食者
居半其高節如此于邪秩以進士令海門清白自持不
娓乃交卒於官民立專祠祀之有遺愛錄

按察副使陳彥林樹

陳樹字彥材上虞人少穎敏日記數千言遂博綜群籍
稱鉅儒嘉靖丙戌登進士第授湖廣長沙府推官歷大
理寺正減獄多所平反尋出知寶慶府慨然慕古之循

良殿奚弊盜典學造士三年而惠大洽遷按察司副使備兵蘇松以亢直不容遂罷歸歸而杜門讀書蕭然如寒士其庶靖簡朴之風足以勵頹俗云

山西布政司叅議徐仲孚炳

徐炳字仲孚海寧人嘉靖癸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進郎中陞河南兵備僉事以憂去改山東僉事擢湖廣布政司叅議轉河南按察司副使備兵大名減供億汰冗費裁省民兵鹽額以休養魏人魏人咸德之稱邊戍缺伍部使者出清勾諸郡邑令甚峻炳曰勾軍補尺籍

無監戍備懸破民家又發閭左羨之行兼亦破壁乃人
言部使者不便狀一道賴以全活轉山西布政司參政
無何卒炳爲人孝篤於慕親少以文命嗣其伯氏乃獨
加意所生庚戌中會試以近例仕籍不得書本生父遂
罷廷對歸友愛諸弟教子以義方與人交坦夷與訓不
爲町畦自奉澹泊在大名值米貴遂舉家食黍豆室人
有憤者炳歎曰民多菜色吾何忍獨飽且古之牧民者
年饑受芋以准俸吾何爲獨不然百姓聞者爲之泣下
數行

吏部尚書嚴直甫清

嚴清字直甫其先嘉興人五世祖名子敬者徙居滇衛遂以滇籍登嘉靖甲辰進士第除富順尹以捄荒課爲天下最丁母憂服除除邢鄉其治如故擢尋承入爲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坐忤出知保定府三載課最陞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叅政四川按察使即其地轉右布政使隆慶改元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延撫貴州尋改四川清故用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議割二十萬金歸

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之圍操成都援民耕其處約束一切以惠利為本而肅持家家得吏以法舉以是中貴語予告聽調五年而起督歷門關不果以貴州兵為南大理寺卿尋改北歷刑部右侍郎晉尚書尋轉吏部　上之知清自其在刑部能執法不假權勢始既柄用典銓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丞掾以下皆親為標署楊遵彥之默識黃次公之至精不能絕也中外吏鄙其廉儉直廣之閥幾無一跡無何疾作馳驛歸卒於家年六十有七訃聞贈太子太保謚恭肅清性檢厲勤於事

其操行嚴於取舍辭受尤凛凛所居官身與僮僕食粗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錐圖書琹崔不取諸人其初拜尚書也貧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或指戲之曰公稱稱時七品帶故在耶清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雖爲上耳其清而不刻無崖岸峻物之行有如此

刑部主事俞一清乾

俞乾字一清平湖人嘉靖甲辰進士授刑曹郎秉公執法不少阿私嘗有勢家紀重辟者夜携千金挾中貴人

以請乾正色却之竟致之理時胥韓夏言爲嚴嵩所傾論死西市乾監斬私念自古刑不上大夫未有宰相而伏歐刀死者必有中旨放還需之不能得言竟死刀下乾義氣憤激怨仆地良久始甦立具疏乞歸同官憐其貧賭之恐不受或贈以詩有直道難容宜有去孤忠自許欲無生之句歸家五月以憤卒

廣東按察使馮晉叔覲 子有異孫貢附

馮覲字晉叔海寧人家於錢塘六歲悟章句弱冠補府學生與童漢臣許應文方九敘輩爲文字交時海內燕

宦之士幸入餽餉以眩耳食取青紫如掇蝸不復知有
古學覲乃力持頹靡與漢臣諸人碧錯夾持淩遺擬沃
蔚然倡為敦大傳雅之體而一時操觚家無不望風與
起甲午大校覲冠軍領鄉薦至甲辰成進士授兵部職
方司屯事時北虜內犯中外震驚覲守西直門正當虜
衝同事胥悸慴無措覲獨意氣詳雅親冒矢石密為機
謀晝夜撫循詰察威令赫然士氣百倍虜知有備遂解
上嘉之有白金彩幣之賜轉武選司郎中無何而母喪
歸枕苫臥廬哀毀之容三年一日服除補原官陞湖廣

按察司副使明斷不私庭無寃獄轉廣東左叅政分守嶺南出按樂昌等縣猝與猺賊遇勢甚披猖同事皆走間道去覲獨冠服張一蓋危坐厲聲示以大義賊要之入巢覲因覘其險要居三日賊屢拜求犒覲正色斥之日我 天王重臣爾輩亦王民也不知有王法乎我飲水蔬官安得犒賊知不可犯乃輿覲以出駐韶州覲因知賊虛實遂選勁卒千餘人設奇襲之獲賊首詩應科等九人從賊百餘送軍門支解以徇覲還省乃自劾曰守臣不能宣布 上德化導民善反爲賊所要不職莫

大於是請自免兩臺以觀職非兵務事出倉卒捌陷賊
不撓卒獲賊首才略具見慰留不報尋陞廣東按察使
忽疽發背卒於官年僅五十有五觀風儀俊朗賦性介
直時趙文華附嚴分宜父子禍福人如反掌其子愼思
貴倨凌人嘗斷無錫某令乃譖於當路欲文致之觀力
稱令賢而止思愼知觀爲令地斷甚日夜思所以中之
未發也或語觀嘗往趙所謁謝以解觀怡然不以介意
徐曰仕止有命趙氏子其如命何卒不往觀平生於世
好一無所樂惟喜積書史殆千百餘卷多所淹貫嘗曰

吾退休時卜湖上一隙地築斗室對古人言時與二三
知己吟嘯其間吾願足矣君朝夕營營爲子孫作馬牛
非吾志也有存稿八卷藏於家子有翼字君卿幼承家
學工古文辭以庠生入南監領應天鄉薦官終上猶縣
知縣以清正稱居家孝友所以卵翼庶弟有相者愛均
六子庭家之內長弟化之雍雍如也民間有鬩墻者人
輒尤之曰爾獨不媿大小馮君乎其於六子則日夕討
而訓之幸成佳士孟賛鄉進士官梧州司理餘多蜚聲
黌序而貢尤有名以早夭藝林多惜之

兵科給事中許道卿貫之

許貫之字道卿錢塘人狷介孤稜不忘溝壑始舉於鄉十年不上春官攻苦食貧蕭然寒士人咸介之嘉靖乙未成進士授吉水縣知縣時按浙使者吉水人也意有所屬即欲翻以浙事以微言諷之貫之曰如此則類賈易有市心矣愛養部民煦之若子權貴干請一切謝絕由是吉水治行爲江右冠而士大夫多憚其峭直有嫉之者徵入爲兵科給事中將去官即出己貲葺廨宇整完器具以待後尹曰吾不忍重勞民也其瘠已厚民若

此在諫垣七月而殁行篋惟故衣同年親故代爲斂之貫之清苦有介節矢志不爲造請非其道千金弗覛也死之後妻子貧乏幾不能自存

臨江倅陸子任鰲

陸鰲字子任平湖人九歲悟漸頓一途之旨人稱爲小象山嘉靖戊子領鄉薦倅臨江時江盜頗甚鰲單騎諭降而僨事者欲勦之鰲爭曰業降已而勦之何以令民民之所服者信也令而不信民始疑矣殺降不仁疑民不智有死而已不敢奉命當事者悟盡釋之時督儲使

者至、例有金贐、贅贄之、使者怏怏、直揖公閭、囊槖蕭然、惟有圖書數卷而已、使者歎服而去、

河南按察司副使沈子進科

沈科、字子進、嘉善人、嘉靖甲辰進士、初官行人、晉緒部郎、庚戌、虜薄都下、大司空猝不能具車牛、科旦夕爲治具、飛輓旁集、卒賴以濟、出知臨江、勤恤民隱、民尸祝之、已治兵顏平劇盜李文標、地方勒碑紀其功、將定其地者、分宜半籠而致之、分宜子開科才、陰令人諷科使附已、科正色曰、某即不才、奈何以 天子寵臣爲相公私

人乎分宜銜之詭謂銓部曰贛兵使以驟去以朱某補朱分宜客也銓部謬以朱來及朱來而科實無故也理贛自若朱亦次且不敢進司銓者度無可奈何隨轉科苑馬寺卿左遷河南按察司副使有欲爲科謀解於分宜者科謝之曰吾奈何遂首鼠耶即柄人幸而釋我更何屑屑俛仰人間乎卒不聽分宜愈銜之嫉當路論去科天性孝友生平磊砢多大節趾一切無所態居官多廉惠辭待人輯飲以和無城府嗜學能文熟于長家言有史抄二十卷藏於家

江西左布政使秦鳴和鈁

秦鈁、字鳴和、慈谿人、嘉靖庚戌進士、授南京太常寺博事、故事、有事太廟、恒宴集中貴人與堂卿並南向坐、而博士東向坐、鈁至、見設席如故、怫然欲去、中貴人曰、秦先生難我乎、此例也、鈁曰、非國典、誰能違之、自是博士別宴他所、著爲令、晉南京吏部考功郎、當大計、持議侃侃、冢宰恚曰、司官何動相左耶、鈁曰、某知公道宜爾、不知其他、考績至燕、所執羔雁、惟帨箑、諸要津月之胡盧曰、吏部郎何挾之嗇耶、鈁對之怡然、然坐是滯留竟

十餘年不調、脣除夕、家人覓百錢市薪、不得、以鬭鈸笑曰且爪突無煙一歲中清寧其吉屛號大於是卒不妖者數日鈁方擁鼻為洛生詠聲出金石巳晉山東副臬、治兵青州、青故盜藪、聞鈁清名諸椎埋作姦者革心行旅野宿如堂奧、禾黍以內艱歸、齊民巷哭擗踊如甬极車至十舍不得發時恒王好賢、雅重鈁、每宴賜算器食外、不敢以幣交、至是以古硯廬、辟曰姑為鬱林裝耳鈁不得已受之、比啟函則百金籍其下、鈁驚、并硯返之王愧悔、特為書謝過、服闋、補湖廣辰沅兵備、適紅苗叛、

錫輕身往撫之，酋衆盡降，所省兵力不貲，絕口不言功。尋忝攻滇藩所治銀場，地饒珍貨，先任者無不沾籠，而錫獨垂橐歸。布轄陝西，轉江西左，帑藏出納屬郡佐，廉能者更司之，俾署名封識，未嘗一啟其緘，有羨額悉申貯爲經費，不染一塵。時撫臣欲行錢法，民稱不便，而督責頗急，錫與議不合，遂上疏乞休。歸里居，杜門掃軌，片牘不入公府，布衣疏食，蕭然如寒士。比卒，不能具棺斂，閭里多爲之賻。論者錫博極羣書，下筆氣格滉瀁，如高江急峽，下瀧瀨，不可以舟數，歷凡三十年，所著樹聲資

於清操尤著嘗曰吾清夜自思所不及孫竹二君子者不能食西山薇耳知者以爲不誣　永慶編年史云泰鈞爲左輔家無百金之產清修醇德可方程伯淳云

貴州按察使郭可忠孝

郭孝字可忠仁和人嘉靖已未進士授南吏部驗封司主事外艱服闋補北刑部福建司主事時海忠介瑞以直諫忤　世廟　欲寘極典大司寇有依違意孝忿然曰瑞在一時議在百世遂署牘以進日海瑞海外迂儒罔識大體忠急沽名譏訕罔忌諱雖出位之愆莫逭而敢言

之氣足多奏可得緩死無何而分宜獄起參論諸邪多出孝手中外以為快歷員外郎郎中出為湖廣按察司僉事備兵惠潮時嶺表盜賊充斥巨寇曾一本林道乾為之魁巨艦乘風出沒波濤間剽劫無忌當事者莫敢誰何孝至大修戰具而明諭以禍福道乾遂倒戈降而曾酋獨頑梗不受撫孝密遣間諜使自相攻因檄閩廣兵尅日大舉孝親執枹鼓立矢石間士氣百倍自朝至夕短兵互接遂大破之鹵斬過當曾酋遁去方密授方略諸將吏分道會之而當事者忌其功顧以郊迎後時

爲羿岑部量移别用孝遂角巾歸第絕戶不言功閒然以詩酒自適若將遺世者未幾起補河南轉陜西布政司左叅議晉江西按察副使分巡饒南九江等處襟帶長江洪濤千里盜賊剽掠行旅苦之孝乃增置戰艦星布要津賊發即受捕江道遂清嘗獲積盜數百人悉杖而遣之曰此貧乏之求延旦夕耳不以功聞也尋轉福建布政司左叅政過莆陽環視城形三面夷曠東南外擁高山城俯挨其下孝曰此寇實也往歲城陷寇從此入遂增闢城圖內山城中三月而功畢郡人士皆舉手加

額曰自今世世可無虞矣聞安議論兒遲臺惡其人議
官合欲坐誣擬死劉方爭得從減因忤臺使意郎日閉
門引疾適有新命遂躐貴州按察使致仕歸孝歷仕中
外幾三十年產不及中人君家不治垣屋門無閥閱或
請更新之劉曰此吾先人在州歸田守此敝廬與邑中
諸甥貴屑游此皆甲第連雲今幾易姓主而故廬無恙
幸矣夫復何營已而寇攘亂巨室多被焚劫獨曰劉
公清正不可犯子孫至今守之貧不能將葺幾無以蔽
風雨已方孝之備兵江西也吏解火延及官吏民居數

百家吏懼甚請死孝笑曰我火火延也爾無罪或曰公不火延也何說而代吏罪乎孝曰我火火律吏火火家一時稱爲長者

吏部尚書陳登之有年

陳有年字登之餘姚人副都御史克宅之季子也以父廕入胄監舉嘉靖壬子順天鄉試第二壬戌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調吏部文選萬曆改元晉稽勳郎中調驗封會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希孝援張懋贈王例爲請而首輔江陵與中人馮保爲與援勢在必得時

太宰欽、少宰署都事、少宰事江陰人朱氏賜田、多在宜興、素有違、其寫與提與江陰中貴等有年、執訟爭之不聽、遂具疏請於　上、詔下、竟王希忠有年、郎日發病、或曰、一事不得即去、何歷歷耶、有年曰、不然、郎官與宰輔異宰輔總百揆、或可忍小以就大、有年職在司封、封所無職矣、今有王封而不得爭、徒何異乎、乞休不復、竟引疾歸里、江陵在位十年不召、江陵敗始起稽勳郎中、調考功、又調文選、請託不行、書牘皆絕、謂選者、擬應得官如拾芥、擢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晉右僉都御史、巡撫江

西致尚儉朴，一意以息事安民。會江南兩浙大侵，部下賑卹，仍令無遏糴，而江西監禁尤甚，糴者雲至，重舟銜尾而出。春雨無麥，米價騰踊，民困不能支，而外取者猶不已，公私咸憂之。有年遂上疏自劾，并陳濟急六事，且請暫止外取，以免興府之空乏。忌者遂以違部諭罷歸，而家燬於火，乃市一故椽以居室家，而身寓羅岩寺中。未幾，起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遷協院左副都御史，尋擢刑部右侍郎，改兵部，以平虜功增俸一級，尋改吏部左侍郎，晉吏部尚書。自　肅皇帝罷丞相，以政事

歸六卿吏部爲六卿首其任尤重　文皇帝雖設內閣諸學士然惟參謀議而已故委任蹇忠定猶在二楊上至　宣皇帝後三楊位益尊而繼蹇者資淺因稍退遜於是請寄行焉後王文端于忠肅繼之職守復正顧視忠定時終不逮矣自茲以還時有低昂要不甚遠至分宜在閣久而吏部之權始失至江陵而始自爲眞相視吏部如屬也然江陵素留心人材腹中富有所品隲每在司銓者上往請者欲紬之良難故其柄常若獨擅江陵死職掌漸復舊至平湖陸端簡爲冢宰益以强執行

之餘姚孫公鑨相繼無改其舊而諸司郎皆皎皎爭淬礪然止可及嘉靖初而已尚不能如弘治以前也而執政者不達江陵所以能收權之故徒習見近日之事謂銓司之不能以江陵事已也遂大望有年有年節槩山立郎江陵不能屈諸公益嚴憚之自是片楮不敢及門有年持衡如掌選時務別邪正男貪廉更加意崇退讓以抑奔競時無錫顧憲成爲選郎與有年意合一時人情莫不慓慓望治居無何以會推閣臣失　上旨有年杜小開司官俱降雜職有差有年乞罷因請宥司官不

允是時閣臣亦上疏申救終不聽已而又盡削諸司官籍有年益衰態稱病篤疏凡十四上乃得賜告歸出都日行裝止書一簏衣一笥冠紳二事見者莫不歎息歸仍寓羅君寺中讀書自娛間與故人詩歌相酬答食指漸繁則復市一故樓徙故址上而前翊軒三楹居常或在家或在寺幘冠澣衣不問者不知爲吏部尚書也卒年六十有八檢篋中止錄三兩幾無以殮貸於姻戚乃克襄事詔賜祭二壇遣有司治葬贈太子太保諡恭介有年爲人廉直鄉行必矜清節聞於天下至取人

朋儕不肯責、有一善則力爲稱舉、然主在辨真僞、尤重大節、章取有瑕玉、碔砆雖瑩白弗眩視也、好讀秦漢以前書、刻意古文辭、即小札無不經意者、宅兩經火、著述稿多不存、今存者有奏議若干卷詩文若干卷

青州府知府李汝致學道

李學道字汝致、東陽人、其先爲宋都監處耘、既下荆南、以功名爲大官、徙居烏傷、再徙東陽之古堰里、父思明以任俠雄里閭、舉道、獨予不欲苦之儒曰守吾故武足爲也、道乃月厲從師受經、屬文有聲、稱博士弟子、連舉

嘉靖辛酉壬戌上第釋褐丹陽令三年以治最冠江南薦剡屢騰且內召而適以父艱歸俸餘財五六金不能具喪事則開里塾授徒自給服除赴吏部選以未滿考當再補邑而會有臺諫選楊尚書博夙聞道賢謂其屬曰若丹陽李令者可待滿而後擢耶留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尋按視中城中城狐鼠窟也涓人爭治室以居冶童賤倡索非分利道悉逐去之涓人因已心恨道而會有內使許義挾刃闖入民家橫掠酒食財物者道捕笞之禁於獄未竟也諸涓思挾以甘心焉會朝罷出右掖

門辜涓微道而箠搏之至敗面裂裳不已道猶叱詈曰若狗黨乃敢凌　天子之執法臣耶御史大夫以下俱上疏論糾諸涓時官府洶洶莫適爲勝輔臣陰與柄內樞者謀而先發之逮三首惡杖之百發戍邊餘九人各杖六十滿佃　孝陵然猶謫道郡職以兩解尚書楊博疏請留道仍故御史歸里養痾不許道嘆曰我何惜惜國體耳乃所遺除逾於崔發遠矣遂得廬州之司理無何擢南車駕主事進職方郎中擢知順德府未上而以王母喪承重歸服除補山東青州府知府道既有歷直

名又精悍練事體青人已內嚴之道至取滯獄之積十餘年者一讞而決悉得其伏情黠吏大猾讋息不敢為非然不專為威樹以恩信懷傅之俗一變易歲之後訟獄稀簡日垂簾坐嘯而已會　上有大婚選事下郡國驅馳過劇感疾卒得年僅四十有七道有經濟大略材器磊砢不凡亟用而亟不盡僅一見之郡邑羈循吏而已官材者至今猶惜之道性狷介非其義一介不取自奉澹泊至不能飽妻子而間有所施予傾橐應之無吝色也在丹陽時嘗雪一死獄其人夜懷千金以為報道

毅然曰吾向者惟知有克宣尊耳不知有君也若寔爲

而德我奈何以苞苴而黷汚清白哉堅辭不受其人泣

拜以去惜乎不假其年以竟其才鄉評以爲恨其潔廉

自克類如此

泰州知州沈元明漆 子弘遠附

沈漆字元明海鹽人家貧力學舌耕以養父母門下士

拾其唾者掇青紫如拾芥而漆獨屢蹋名場無愠色益

力學以自勵至隆慶丁卯始與賢書明年成進士釋褐

泰州知州甫下車值歲旱赤地千里民之飢死者以溼

重急發廪以賑不足捐俸勸分以益之明年大雨實應湖決菜色之民半充魚腹籲呼天而泣曰某奉職無狀以致上天降割非身塞決隄何以謝咎乃布衣草屨日奔走畚鍤間泥濘沒踝不恤也百姓感其誠頓忘飢疲不旬月而隄成說者以比漢之王尊當是時水旱相仍流離載道彼荷鋤者且艱於粒食而矜佩之士類多所得半菽而喫之然淡不忍獨飽也節縮釜庾與諸士共諸生無不奮起每月朔必詣學宫謁先師進諸士於堂校其行藝而上下之諸士無不欣然相告曰沈公我師

也每公暇輒携酒肉遅行阡陌間有勸於樹藝者躬執爵以勞之遇羸瘵則撫摩之如小兒百姓亦無不欣然相告曰沈公我父也諸豪猾聞之無不捫心去曰不可污我沈公諸舞文作奸者亦無不洗心自失曰沈公仁君也不可欺欺仁君者不祥不朞年而囹圄為空幾於刑措矣顧性清簡重廉耻而略禮文計目受俸不名一錢諸縉紳以幣交者不受亦不報諸縉紳初疑其矯久而察之乃清也時鹾使者為同年生念蒸清苦檄榷知鹽榷事常例所入使者不無有剖腴之想而蒸殊不屑

屑也比至懸鈦趾之具於庭一切以三尺從事富商乃醵數千金以餉進藩大怒叱曰奈何汚我郎援檄歸以是失使者望遂誣署其考曰催科政拙落閒之笑曰吾非拙於政拙於貪耳竟拂袖歸未幾調河東陝西都轉鹽運司副使乞身養親遂不起日出其所學以訓諸子仲弘遇以鄉進士官終邳州知州孟弘遠不屑仕以君陳之政施於家人稱孝友無間言先是藩歸貧甚於諸生時碻田數畝無以供饘粥陋屋一椽不足蔽風雨藩處之晏然郡邑當事者重其品時時造請促膝終日一

語不及私或當事者欲以私微覘藩亦終日相對不敢言退未嘗不歎息曰沈公不言私猶可及也使吾輩不敢爲沈公言私不可及也其清德爲人所服有如此卒年五十有九詔贈奉直大夫

太子少詹事黄懋忠洪憲 父綜子承玄附

黄洪憲字懋忠秀水人父綜初官兵部主事時同里有爲太宰者覬綜祇址附以美官綜屹不動時人稱其勁官終貴州憲副居家以節儉聞嘗訓諸子曰不大節者不大廉不薄享者不厚餘故洪憲幼承家學刻志讀書

足不窺園者十餘年衣冠樸素不識者不知其爲貴家子也隆慶丁卯舉鄉試第一又三年舉南宮第二授中秘文章冠天下萬曆初江陵柄政以人望推憲分校禮闈欲屬其子憲不可江陵廷責之至聲色俱厲弗爲動後江陵敗人服其有特操癸未入闈校禮經尋預修會典國史直起居注乙酉主考福建戊子主考順天所拔皆一時之譽天下誦其文歷春坊庶子太子少詹事侍讀學士侍日講會忌者摘其所舉士文不中程遂乞歸日與故人門生讀書談道杜門卻軌又十餘年辛丑卒

謹醇厚生平不設城府至其取予嚴於一介初爲編修時使朝鮮歸止攜圖書數卷諸牢醞廷賓皆籍記遣譯者謝卻之朝鮮人爲立卻金亭比於許相公國圖故先以使事至者也獨其剛腸疾惡斷斷不少假借修郄者必欲以試事中之爲愉快天下聞而寃之所著有皇明文獻朝鮮典志鑿披制草學易詳說學詩多識碧山學士稿各若干卷子承玄弱冠舉丙戌進士起家水部歷有勞績官終福建巡撫以熏幹稱

[illegible]表項子南元濟

項元淳字子南襄毅公忠之曾孫蘇州衛指揮使鏞之子也生五歲而父鏞卒宗人有利其世官者嘗令人挾匕首伏床下母黃氏心動搜得之命以屬吏元淳跪請曰死生命也且殺一人一人復至徒以重怨不如備耳母黃喜曰童子而有仁心吾無慮矣乃寄養他所而以餘貲萬三千金寄郡帑郡帑俟元淳長而授之無何而郡大飢母將歸所寄帑中金爲家人益釜庾之備元淳歎曰吾一家飽奈何坐視一郡之人飢乎乃請白郡將郡將固麾吏大詫曰此有司事童子何爲者因歸元淳金元淳

固蔬遁糧穀以食飢者所全活無算母黃大喜曰始活
一人而今活千萬人童子之仁心益廣矣今而後吾真
無慮矣年十三補邑博弟子以高等授餼文譽日盛三
吳高才生無不斂衽下之曰項生射雕手也先是襲祖
以石城功廕一子世爵錦衣衛千戶事以廷劾汪直廢
法事爲所中奪職歸并罷廕穗州衞指揮非法也至元
津且三世矣嘉靖初有詔錄勞臣後自公侯以下擯排
失職者皆得敘於是元津伏闕上書曰先臣忠從 英
廟北狩重趼自拔薦經驢使頗著勞績屬逆虜猖四盤

議石獄殺一伯三指揮全陜震動遂稱六師躬行天誅
親冒矢石以時削平　憲廟嘉悅予世官錦衣衛置諸
親臣之列晉大司馬傾巨璫汪直恣橫首覈發奸嚴其
西陲卒爲中傷銅官於外逮臣父鏞二世以不得執戟
闕廷爲恨乞下所司覈實以彰公論　上覽書即日還
官元淳錦衣衛抑一階爲百戶尋轉千戶爲西司房理
刑時分宜予貴重用事意所不可輒屬錦衣中以法元
淳陰說其帥陸太保炳曰吾詘法以伸意是代彼受惡
名也冤且代彼受禍度能爭甚善不能爭莫若陰寬吾

法而徐以解其意太保以爲然言者多恃以全而太保亦有聲縉紳間分宜子故聞元溥名臣後精經術思借以爲重使人好語元溥即少假太保坐且暮可至也元溥默不應而外父呉尚書鵬方秉銓元溥念欲引嫌遂以新安之後歸錦衣號親臣奉使者官校多不法莫敢誰何元溥爲申約束所至傳舍秋毫不敢犯識者以爲得體既畢事感勸之行元溥曰吾官如嚼蠟無復餘味且兒輩稍次長矣不可以無教不教之子何以亢宗盍自有所創不可身自蹈之耳蓋指分宜子也居無何分

宜子果敗當是時海內士大夫不能自固者類有濡足之患而元溥倜儻然無累從容笑曰吾之一丘一壑過人遠矣遂大發其所藏書日夕課諸子不少休已謂大兒世芳曰若任執戟乎趣爲我入衛　天子語小兒承芳曰若其畢我志則以厚幣走四方招置諸名士與承芳相切磋而承芳果成癸未進士官刑曹里中士大夫相顧語曰錦衣公教子之言驗矣項宗其益亢乎然元溥不數數也居恆雅好賓客座上常滿中外親戚待之舉火者數十家計一歲所入隨手散施畧盡坐是産日

落索中日益如洗而元浡行意自若或無以應則舉首仰覘而不言諸子知其意寄共營辦始津津色喜曰兒輩知吾心乎其天性好施如此生平無他嗜每笑人好丹竈及佞佛求福者惟是坦衷直腸絕不以機械攖其方寸故神明至老不衰素彊無疾忽絕粒二十餘日止啜蔗漿一兩口遂翛然而逝若委蛻人言元浡不求仙而得仙之沖虛不信佛而得佛之解脫云卒年九十有二

通政司參議朱洪虞廷益

朱廷益字洪虞嘉善之武塘人隆慶庚午舉於鄉萬曆丁丑登進士第授漳浦縣知縣下車問民疾苦斟紓償遺歲不登捐俸糴粟徙跣郊坰手調粥糜以食饑者全活無筭[illegible]何以救荒論列謫判連州稍遷嘉定縣知縣其所以賑卹飢疫者功倍於漳三載不通家問丙戌擢簦蹻蹇上都門槖無所修贄治行第一且注銓曹而家依二親不能北請南遂得禮部儀制司主事改事禮曹郎宴客費出諸伶悉屏去之轉南選司主事遷考功郎請託不行少宰海公瑞目朱君蕭蕭其中流之砥柱乎

下交爲同志友尋奉勅提督江西學政凡二載校士環十三郡者再一日臨建武益王饋古器受而檄於學官以備羽籥翌日以妃弟請不應諸豪貴不敢干人服其公而嚴擢南光祿寺少卿晉大理寺丞時都御史李世達侍郎趙用賢相繼去位上疏言老成當惜不報尋以外艱歸服闋起南通政司參議署司事屏黎明而訊兩造時璫使橫行多所株逮江淛道梗上疏言小人蠱惑萬乘騷動畿輔不報無何而以痛下卒年五十有五卒之日鄉人檢其遺橐僅俸錢數銖越葛一端而已廷

益天性孝友甘毳先奉二親出入請命祭祀躬自涓潔一稟古禮待宗族友朋多所賑貸食無兼味衣無炁綵人有所請曰某不敢以子弟干人可爲他人請謁乎祖父遺田不增一畦凡寸善片長之士虛心引薦不令人知不受人報曰行一善爲君成一人所著有評錄若干卷詩百餘首名曰清白遺稿蓋言志也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八終